



投稿邮箱：xzfhwxds@163.com

◀◀ 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## 麦收琐忆

◎岳德章

又是麦收时节，热风掠过田野，滚起层层金色麦浪。关于麦收的细碎往事，便顺着这火辣的风，从我脑海深处一一翻涌出来，鲜活如初，仿佛从未褪色。那些浸着汗水、裹着麦香、藏着苦辣的田间日常，成为我这个农家子弟最质朴、最深刻的印记。

我的故乡依山傍水。村后的山算不得巍峨，主峰海拔不过147米，只是一座平缓的小丘陵；村前的不老河却源远流长，载着历史厚度，默默滋养着这片土地。村子的地形错落有致，门前是开阔的冲积平原，早年是贫瘠的砂淤土，盐碱成灾，禾苗难生。后来经过旱改水整治，蜕变为良田，形成稻麦轮作的一年两熟耕作模式，自此旱涝无虞、季季丰收。而山后是偏酸性的红壤土地，十分瘠薄，只适宜种植各类旱作物。

这份独特的土地布局，或许是大自然的深情馈赠。平原与丘陵的作物成熟期相差十天半月，恰好错开了农忙峰值。山后旱地的小麦率先成熟、收割，农人播种完秋熟作物，村前平原的麦田才缓缓熟透，迎来开镰。错落的农时，舒缓了农人的奔波劳碌，让紧张的麦收时节，多了几分应对的从容。

粮食一直是农人最珍贵的期许，每一粒麦粒都凝聚着他们的血汗，容不得半分浪费。儿时常见西院大爷爷麦收时节劳作的情景。天刚蒙蒙亮，晨雾未散，他便第一个起床，两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下肚，怀里揣上两个粗硬的黑窝窝头，那是他的午饭。临行前，他俯身水缸边，端起那只磨得发亮、边缘破损的水瓢，咕咚咕咚灌下一气凉水，操起磨得锋利的镰刀，走向麦田。

一到地头，他便弯下身子，头也不抬地割起麦来。他动作娴熟，活路精巧，不仅剩下的麦茬浅，地面还不落穗头。从地头到地尾，他不曾有片刻停歇。烈日当头，暑气蒸腾，不知不觉间二亩麦田已收割大半。突然内急，他走到地头树丛间解决，一不注意，怀里的窝窝头接连滑落。片刻愣神过后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默默掰掉脏污的部分，将干净的部分重新揣回怀里，留作正午充饥。在那个年代，农人对粮食的珍惜，早已刻进了骨髓。

……

我读高中时，学校还设有麦忙假。假期里，我们不能躲在家里偷懒，全都要跟随父母下地劳作，助力麦收。我至今记得第一次接受生产队割麦任务的场景，队长分给我九垄麦子，三耩子的宽度，让我跟着社员们并肩赶趟子。

初次下田的我，满心热忱，精神抖擞，起初尚能跟得上众人的速度。可百十米长的麦田似乎怎么也割不到地头，好不容易才到了地当央。烈日炙烤，腰酸背痛，双手渐渐酸软，动作愈发笨拙慌乱，早已没了开始的劲头。与我挨边的邻居，是村里出了名的精明人，人送外号“猴子精”。由于她惯于投机取巧，邻里大多有意躲避她，唯独不知内情的我，被队长“套路”，安排与她为邻。她看似关心地抱怨道：“头回下地就给你分这么多活，队长也不照顾点。”我听了只是笑笑，继续埋头割麦。割完近三分之二的趟子时，她竟悄悄顺势占了我两垄的麦，等到地头报工计时时，她自然算作了自己的活儿，轻松抢走了我的两个工分。年少的我不愿争执，只是默默咽下委屈，将不甘藏在了心里。

村西湖边有我家一块地，土质为老淤土，不保水肥，极易干旱，是麦收时节最让人头痛的地块。清晨望去，麦穗还泛着青，只需一个中午的烈日暴晒，麦芒便会炸开，若不及时收割，饱满的麦粒便会簌簌脱落到泥土里。老辈人常说“人老一时，麦老一晌”，麦子成熟最是仓促，瞬息万变，半点耽误不得。

上午才栽好山后的山芋秧，我下午又遵从父亲的嘱咐，自信满满地拉着平板车去麦地收麦。盛夏午后的太阳毒辣刺眼，蒸笼般的热浪包裹着整片田野，无风无云，让人憋闷难耐，即便坐着不动，也会满身流汗，更何况还要不停地弯腰挥镰。这块地土质贫瘠，麦秆长得低矮

稀疏，收割容易，捆扎却格外费事。没有长些的麦秆做捆扎的麦腰子，只能挑选长势稍旺的麦棵，一点点细心捆扎，耗时费力。

好不容易将整块麦子收割完毕，矮短的麦个子松散难整，装车更是不容易。我只好将随身带的绳索悉数用上，左缠右绕、层层固定，才勉强将车上的麦子捆牢，拉向打麦场。不承想，行至半路，颠簸的土路震散了车上松散的麦个子，散落一地。我只能停下脚步，俯身重新整理装车。干枯锋利的麦芒，狠狠刺在我裸露的手臂上，戳出密密麻麻的血点子，滚烫的汗水浸过伤口，传来钻心的刺痛。

地里尚有稍微柔软些的麦棵可作捆扎之用，拉到路上的麦秆早已被烈日烤得干枯发脆，稍稍用力便会断裂。急躁、劳累、焦灼一同涌上心头，我手忙脚乱，却舍不得丢弃一粒粮食，只能咬牙坚持。满脸的水顺着脸颊滑落，早已分不清是发烫的汗水，还是委屈的泪水。幸而一位本家哥哥路过，他熟悉庄稼活的劳动技巧，热情出手相助，帮我重新规整、捆扎、装车，我才终于将一车麦子顺利拉进打麦场，熬过了这次艰难的独自劳动过程。

晴日收麦痛苦，雨天运麦更遭罪。

农村推行大包干那年，麦收时节的一场暴雨，成了我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历练。那天，阴云密布，各家麦田里，割好捆扎整齐的麦个子遍布田间，一旦被雨水浸泡，麦粒便会发芽霉变，一年的收成也付诸东流，全队上下都在争分夺秒抢救抢运。最后，地里只剩零星十几个麦个子，我让父母先行回家歇息，独自留下来收尾。

没过多久，天际乌云翻涌、狂风渐起，一场暴雨迫在眉睫，可我仗着年轻体健，自以为手脚麻利，便从容地将剩下的麦个子全部装上车，拉着平板车朝村西的打麦场走去。刚离开地头，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落下来，瞬间，瓢泼大雨倾泻而下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我一边奋力拉车，一边抬手抹去脸上的雨水，眼前却还是一片模糊，难辨前路。雨中的土路愈发泥泞黏脚，死死附着鞋底，平板车被泥水浸透，重量倍增，车轱辘上的泥也越来越多。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，我脖颈发力、腰身前倾，不敢有半分松懈，稍有松懈，车子便会在泥里陷得更深，更加走不动。狭窄的田间小路泥泞湿滑，一侧还是路沟，简直是步步惊心，丝毫不敢懈怠。

天色彻底暗沉下来，夜色裹挟着风雨将我笼罩，我只能凭着记忆，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前挪动。浑身湿透、双腿难迈，又累又饿的我数次想要驻足歇息，盼着能有片刻喘息，最好有口干粮补充一下能量。行至村前新开的小商店，我慌忙丢下车子冲进店内，可环顾四周，却是满心的失望——我身上分文未带，店内也只有烟油油盐、日用杂货，没有什么充饥的糕点零食。

双腿早已如灌满铅般沉重，腹中饥肠辘辘，疲惫与饥饿交织，几乎耗尽我所有力气。万般无奈，我鼓起勇气向店主赊了几块水果糖。我甚至连糖纸都来不及剥净，便将糖块匆匆塞进嘴里，用力嚼碎吞咽。一丝微甜勉强驱散几分疲惫，为透支的身躯续上一丝力气。短暂歇息后，身心稍缓，我谢过店主，再度扎进茫茫夜雨之中，继续赶路。短短不足一公里的路程，在风雨泥泞中，硬生生耗费了近两个小时，每一步都是煎熬。

那场风雨遭遇，是我此生最疲惫、最艰辛，也是最难忘的经历，它促使我自强不息，苦学成才。

岁月流转，人事变迁，可麦收时节的酸甜苦辣、风雨血汗，始终刻在我的心底。那些在田间劳作的时光，那些乡土烟火的磨砺，让我读懂了粮食的可贵、劳作的艰辛，也读懂了农人扎根土地的坚韧与质朴。

岁岁岁黄，年年夏收。如今高科技的机械化收割取代了人工劳作，麦收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奔波劳碌，可那些灵魂深处的麦收琐忆，依旧清晰，挥之不去。它藏在每一缕麦香里，藏在每一寸乡土间，成为我生命里别样的阅历与色彩。

## 乡愁记

## 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，都曾走在风雨里

◎张瑾

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《主角》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热播，连带着原著也成为热销书。《主角》里最让人动容的，不是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高光时刻，而是风雨里一路走过来的泥泞与倔强。

这部作品里的一群人，身上有一种韧性和刚健的精气神，生活再难也没有放下戏，舞台再冷清也没有丢了功。那种咬紧牙关默默前行的韧劲，是秦腔艺人的底色，也是我们民族朴素、强大的力量。

《主角》作者陈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人生有几种状态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有一定的智慧就够了；如果要做大事，就需要大智慧，要有一种“笨憨痴”，要成其大就必须把底盘做扎实，太重机心、太过技巧，都不行。

这话很扎心也很实在。作品中的女主角忆秦娥，从一个山里放羊的丫头成长为“秦腔皇后”，靠的就是一股倔强，能吃大苦，肯下笨功夫，在舞台僻静处一遍遍练习，直到刻进肌肉记忆，从一部部作品中硬生生闯出一片天地。即便市场经济大潮席卷、地方剧团从艺术殿堂转向市场求生，她依然守住本心，演好每一场戏。

整部作品让人看到，对于一名演员来说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初心——拿出真功夫、好作品，既是对观众的尊重，也是对职业的尊重。真实、真诚、认真、较

真，不随波逐流，演好自己的戏，走好自己的路，守好自己的心。能做到这些，才能成角儿。

现实生活中，每一位深耕专业的人，都是秦腔艺人的同行。那些最初在网络平台脱颖而出的新大众文艺作家，如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等，他们根植于对生活的观察与共情，创作出一部部接地气的作品，打动千万读者。那些在科技与人文中秉持匠心、“死磕”细节的《哪吒》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导演们，用有温度、有厚度、有文化底蕴的作品，创造着中国影史上的一个个神话。

一个人能走多远，不是靠捷径，而是靠态度和作品。AI技术越发达，人类的审美取向、价值主张、建设性思考、人文判断就越重要。在技术赋能中守护本真、踏踏实实做事的人，才是永远的主角。

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，都曾走在风雨里。观众看《主角》，也是在看自己——看打拼的艰难，看坚守的价值。流量退潮后，那些真正发光的东西，便是时间磨洗过后留给我们的答案。



## 再送一程

◎周玉茹

每年高考期间路过考点，看到送考家长们翘首以盼的场景，我都会泪湿眼眶。我曾多次是送考这条亮丽风景线中的一员，对家长们的自豪和期盼感同身受。

1985年，我送二女儿去幼儿教师学校参加笔试后的面试。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她根据老师要求在表演一段舞蹈。当时有侨眷可以加分的政策，我跑到市侨联开了证明，但没有用上——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，并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言。毕业后，她被分配到本市最好的一家幼儿园。现在是一位优秀的高级教师。

1986年，大女儿从徐州四中高中毕业参加高考，我送她到考场并守候在外。突然从考场里传来消息说女儿腹痛难忍，我和她的班主任老师慌忙找来热水袋灌上热水传进考场，得知女儿疼痛缓解后才放下心来。当年她被徐州医学院录取，后又考入东南大学读研，现在是上海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、科主任。

1989年，我送三女儿到徐州一中参加高考。笔试后还要等面试通知。工作、家务两忙的我多次到她的母校徐州四中打探消息。一天看到四中黑板上通知面试名单中有女儿的名字，第二天就要面试了，而我们并没有接到通知，会不会重名？我去找老师一问究竟，答复说已通知我所在单位的总机了（当时我们没有座机和手机），而总机却抱歉地说她忘记转告了。如果错过面试会怎样？我心有余悸。很快女儿被苏州大学录取，后又考入山东大学法学院读研，现在是省城一位优秀的主任律师。

1995年，我送小女儿参加高考。考场也在徐州一中，离家比较远，当时都是骑自行车去考点。为安全起见，也为避免她有压力，我骑自行车悄悄尾随其后。当时高考是在七月进行，热不可耐，我提前把湿毛巾放入冰箱冻成块，让她带进考场，带去一丝清凉。后来，她被扬州大学录取，又在扬州大学读研，现在在高校任教。

之后，我陆续把四个女儿送上婚姻之路。作为单亲妈妈，我没收过任何一家

一分钱的彩礼。我对每个女婿的要求都是珍惜、善待我的女儿。

后来，我又把一个个女儿送进产房，我听到了四个外孙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。每个外孙来到这个世界见到的第一位亲人，都是守候在产房外的我。

再后来，便是接送外孙们上学以及游泳、写字、围棋等各种课外辅导班，这是我退休后乐此不疲的“事业”。那时，我家有个特制的回头车座椅，可以同时接送外孙和外孙女。

大外孙2015年考入山东大学，我送他到高铁站去济南上学，当我用手机拍下他通过检票口的回头一瞥时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我那次写给他的微信发表在当年的《新周刊》上，并在2016年徐州市首届微家书大赛上的1600多条微信中脱颖而出，获评“最美微家书”和“网络人气奖”。2019年，他被纽约州立大学录取硕博连读，我又一次送他起程，泪洒高铁站站台。

三外孙去西安参加全国第25届围棋大赛，我送他到西安并陪伴至大赛结束，目睹他登台领奖。他四岁到北京学棋，在他爸妈忙不过来时，我曾到北京照顾他的生活。他12岁时在全国少儿围棋赛中荣获冠军，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围棋大赛获32强，并与世界冠军卞正廷等被誉为“彭城围棋三少”。

一次看到我送去大包小包，小外孙问：“奶奶又给我们送什么好吃的了？”我的答复言简意赅：“爱！”我在给他的微信中写道：“你寒窗苦读，我风雨无阻”，“爱你们，不长，就此生”。

我出版的两本书皆由四个女儿合写了序言。序中说：“是妈妈把我们扶上马，送一程，再送一程，再送一程。”

这些年，孩子们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关照，雨中送伞、雪中送炭，有病送医，旅游送站。我和孩子们常有交流，她们良好的品德、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我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，并获得许多荣誉。我想，我已是耄耋之年，有朝一日孩子们会一起送我最后一程，知道她们彼此团结友爱、靠真实才学服务社会，我也将心安无憾了。